

# 恐龍的復原者趙闖 讓恐龍「活」在當下

全世界的恐龍迷沒人不知道趙闖。他一天工作18小時瘋狂畫恐龍，與恐龍化石交朋友，去世界各地感受各種各樣真實的動物，在全世界各地辦恐龍畫展、雕塑展，在英國《自然》雜誌、美國《科學》雜誌和《細胞》等世界級權威期刊介紹侏羅紀時代……他是一個為恐龍而生的人，他日前來到深圳，帶來了自己最新的作品——一隻身長8米、高4米的永川龍，以及侏羅紀時代的全景畫，試圖還原那個時代恢弘的生命史詩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

每次吃炸雞，趙闖都有種奇妙的感覺。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恐龍並沒有滅絕，現在的鳥類是羽類恐龍進化而成的，是恐龍的後代。」此次恐龍展《它們：恐龍時代——趙闖和楊楊的科學藝術展》中的一尊小盜龍就是現在鳥類的祖先。趙闖指着小盜龍的雕塑告訴記者，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遼寧西部一帶發現的中華龍鳥、北票龍等一批有羽毛的恐龍化石，最終建立了鳥和恐龍之間的進化關係。這是趙闖的家鄉遼寧為恐龍研究所作的「貢獻」。趙闖對恐龍如數家珍，他說自己從小夢想是做動物飼養員或攝影師，更甚者是變成動物本身，這樣他躋身在一群動物中間就會讓所有的動物把他當作「自己人」。

## 考證皮膚顏色最複雜

「小盜龍被發現之後，迅猛龍跟小鳥就有了親緣關係，一瞬間就發現牠們挺可愛的，恐龍也並不都是凶神惡煞的。」趙闖向記者一一解釋他的作品，用一個個逼真的動作、動感的情節來詮釋每一隻恐龍的內心世界。在他看來，恐龍和人一樣都是擁有豐富感情的動物。「這隻身長8米的永川龍剛剛結束了一場戰鬥，牠內心交織着征戰沙場時的驕傲與平靜中的孤獨。」趙闖從不把恐龍看做是冷冰冰的化石，繪製、安裝、建模、開模是他每天的工作，這些工作的全稱是「古生物化石生命形象重建」，主要是畫恐龍和做恐龍雕塑。他是我國這一領域唯一的專職畫家。在全球，他的同行也不過十幾個人。媒體都稱他為「中國恐龍藝術第一人」，他只說自己是一個「恐龍的復原者」。2009年，趙闖和科普作家楊楊成立了啄木鳥科學小組，一個畫畫、一個寫作，試圖將遠古的侏羅紀時代盡可能真實地展現給讀者面前。

古生物復原畢竟是枯燥的，也是非常孤獨的過程。趙



永川龍雕像 受訪者供圖

趙闖與自己展出的畫作。何花攝

闖經常熬夜工作，喝大杯的咖啡，不停地抽煙，嚴重缺乏睡眠，31歲的他看起來似乎已過不惑。因為他著作等身，很多觀眾並不知道他是一個標準的「80後」。

對恐龍的興趣起源於大約7歲的時候，那時候看到書畫中的恐龍腳趾數量與其他文獻當中不相符，這引起了趙闖最初的興趣，他開始注意恐龍這種生物，並不斷地讀書來了解牠們。到讀大學時期已經有十多年的積累。2005年大二時期，趙闖開始了他對恐龍的嚴肅創作。最初的瓶頸是生物知識，因為目前恐龍留在世界上的痕跡只有化石，他必須通過自學先了解一隻恐龍的骨骼結構，手繪將骨骼結構描出來。然後再輸入計算機當中上色，最複雜的難題是恐龍的皮膚顏色、紋路等細節考證，這比整體架構的搭建要花費多過數倍的時間。「有時候對一隻恐龍有沒有嘴唇這個問題，我要考證半年甚至更久。」趙闖如飢似渴地閱讀古生物典籍，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還原恐龍，讓讀者了解更真實的牠們。

趙闖要創作一隻恐龍的畫或雕塑，第一步是骨骼復原，如果有科學家們清洗組裝好的化石，這一步就會比較容易。之後是肌肉復原，難度就增進了一步。趙闖說，一般的藝術家畫恐龍，肌肉質感會參照人類，但恐龍有完全不同的肌肉組織，例如恐龍的尾巴直接連接著

腿上的肌肉。即使牠身形龐大、重達幾噸，走起路來也較為輕鬆，只要尾巴能甩起來，就能帶動腿的行走。通過多年的繪畫，趙闖已經熟悉了大部分恐龍的肌肉結構，肌肉復原對他而言不算困難。前兩個步驟中涉及的科學問題，現有研究基本可以涵蓋，藝術家的角色更傾向於忠實的還原者。第三步皮膚還原，包括恐龍的顏色、毛髮、花紋等，則缺乏明確的科研證據，藝術家可以「合理想像」。

2009年，科學藝術家趙闖和科學童話作家楊楊共同創辦的PNSO啄木鳥科學藝術小組，聯合全球多位知名科學家啟動了「諾爾文計劃——生命美術工程」的研究課題，這是人類社會針對地球已消失生命系統的一次大規模科學藝術實踐。項目啟動幾年來，完成了超過1,000種古生物化石的生物形象的科學重建，完成了近500種古生物化石骨骼結構的科學復原，數十種古生物化石生物形象立體復原。趙闖還參與包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、芝加哥大學、中國科學院、中國地質科學院、北京自然博物館等研究機構的數十位著名科學家的研究課題，為古生物化石提供科學復原支持。

## 走遍全球觀察動植物

目前，趙闖和楊楊在古生物科學復原、星空美術、神話研究、童話創作、青少年成長教育方面積累了大量成果和作品，兩人共同創辦的啄木鳥科學藝術小組，已成為國際知名的科學藝術機構之一。2015年初，趙闖和楊楊被評選為「2014中國科學年度新聞人物」，其他獲此殊榮還有袁隆平等11位專家。趙闖的復原圖如今是

科學界不可或缺的研究輔助工具。

此次借深圳科技影視周的邀請，趙闖在深圳展出了他的最新作品。《它們：恐龍時代——趙闖和楊楊的科學藝術展》主畫是一幅侏羅紀時期的全圖，圖中大約有10多種恐龍，從右至左按進化時期的早晚分列其位置。畫中的3座火山、銀杏樹和溪流都是恐龍生活的遼西一帶的標誌性景物。「遼西的翔獸出現在晚侏羅時期，所以我就畫了銀杏、松樹等當時有的植物。但是接下來操作時就遇到更細微的問題，比如侏羅紀的銀杏跟現在的不一樣，還得具體去考證侏羅紀時期的銀杏長什麼樣兒、那個時代的其他昆蟲是什麼樣兒。」為了考證早期的銀杏樹，趙闖曾在雲南生活幾個月，專門觀察各種相關的植物。

除了親身在全世界各地觀察動植物，趙闖還通過閱讀大量的專業論文來構建知識體系，他對古生物的一些偏執觀念也漸漸在改變和完善。「小時候畫恐龍，動作怎麼英勇霸氣怎麼來。但長時間關注古生物骨骼、關節方面的研究，會發現有些動作看起來好看，但實際做不到。比如有人畫霸王龍張牙舞爪的，但是霸王龍的前肢向上抬起的角度超不過15度，前爪也不能側舉。」

每次自己精心製作、還原的恐龍畫作和雕塑在展館中吸引觀眾駐足，趙闖都會跟觀眾不斷地聊天、講解。用故事讓觀眾更容易記住每一隻恐龍的名字，在趙闖看來，他的恐龍就又多了一個朋友。「牠們從來都不是冷冰冰的化石。牠們有血有肉，有感情。」趙闖說自己一生都要專注這件事，讓恐龍在當下世界「復活」，這件事充滿魅力，值得用一輩子去關注、研究、還原、再現。



趙闖新作品永川龍雕像引觀眾駐足觀看。何花攝



趙闖製作永川龍雕像。受訪者供圖



趙闖恐龍雕塑惟妙惟肖。受訪者供圖



恐龍畫作在各地都頗受歡迎，圖為小朋友觀展。受訪者供圖

## 讓他們發聲吧

文：余錦平

# 讓他們發聲吧

新學年開始，美國許多名牌大學如耶魯大學和衛斯理安大學，紛紛向學生發佈告示：有爭議的人物不要邀請來校演講，有爭議的話題（如種族和同性戀等問題）不要做演講題目。如果對演講的人物和題目有所疑慮，應該預先提出，讓聽眾有權利選擇是否出席，以免他們事後感到不舒服。

眾大學裡，惟有芝加哥大學不苟同。該校校長齊默（Robert Zimmer）在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表文章，批評這種風氣是扼殺言論自由。「大學的教育基礎是思想自由、言論自由。」他說。文章指出，最近美國有許多大學學生，因不滿演講者的身份或講題，而在台下作出激烈抗議，令到演講被迫中斷或取消；有些學生因教科書或閱讀材料與自己的價值觀不同，而要求教授撤換書本；有異見者表達了不同意見，被迫向學生道歉。文章認為，大學的教育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，質疑異見，分析錯與對，同時要尊重不同意見，而非執迷自己的觀點，為了自己的好惡，而妨礙他人發表意見。

齊默更引述歷史指出，一八五九年達爾文提出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的《進化論》時，遭到宗教神學群起攻之，斥其「褻瀆神靈」。二戰結束後，美國流行麥卡錫主義，

製造了冷戰恐怖氣氛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力下的政治禁言。齊默認為，今天美國大學的「控制言論」，與上述的打壓思想行為，如出一轍。

大學不是避難所，齊默指出，大學應該讓學生在複雜的環境中學習，讓不同的思想互相碰撞；學校應搭建一個「比武」擂台，讓學生從中「較量」。齊默的言論，引起美國社會不同反應。部分學者認為，有些敏感題目如：涉及黑人、種族、同性戀和女權運動等，容易惹起爭議。如果齊默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而冒犯了他們，就不算是學術自由，而是關乎權力。學生現在並非「禁止言論」，而是反對大學現行的權力結構。

反駁芝大的文章排山倒海，Slate.com文章指出，大學（除了芝加哥大學）要求主辦演講單位預先提醒聽眾，出席演講的人物和題目可能令到他們不適，這種安排完全正確，與言論和思想自由無關。文章舉例，電影宣傳單張上，也會提醒觀眾該片涉及暴力和色情鏡頭，免得觀眾感覺不舒服。如果黑人學



芝加哥大學圖書館。

生在聆聽演講前，得悉演講內容涉及種族歧視，他們可以選擇避席。當然，上述說法與齊默的觀點不同。芝大認為，黑人學生應該面對這種「挑戰」，從而作出反駁，共同尋求真理。

Chicago Tribune文章則透露，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文化一直堅持捍衛言論自由。早於一九三二年哈欽斯（Robert Maynard Hutchins）擔任芝大校長時，他特別喜歡邀請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學者來校演講。哈欽斯認為，要「消除」那些「令人討厭」的思想，最佳方法就是讓他們公開討論，好過禁止他們發言。芝加哥大學校長埃利森（John Ellison）剛剛發給一年級新生的通告，標題寫道「孩子們，堅強起來吧，言論自由對你們有好處。」

## 國際爵士音樂節深圳開幕 樂隊播鼓四重奏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導）在北歐爵士新生樂團 Horse Orchestra 此起彼伏、交錯有致的歡快樂章中，「第六屆 OCT-LOFT 國際爵士音樂節」日前晚上於深圳華僑城創意文化園 B10 現場正式拉開帷幕。首演樂隊——Horse Orchestra，由7名來自冰島、瑞典、挪威和丹麥的音樂家組成，他們的音樂靈動瀟灑，絲毫不將規則放在眼裡，隨興所至，縱情發揮，每一個音符都閃爍着自由的光芒，將傳統的爵士樂與突破性的現代音樂實驗完美結合。隨之而來的第二場演出，來自法國低音貝斯大師 Henri Texier 帶領的 Henri Texier Hope 四重奏樂隊。渾厚的低音若播鼓轟鳴，滾滾而來，擲地有聲，與零落有力的鼓聲交錯混響，節奏跳躍且不拘泥，彷彿



首演樂隊 Horse Orchestra，由7名來自冰島、瑞典、挪威和丹麥的音樂家組成。

置身巨大雲層的包裹之中，一場聽覺的絕妙盛宴。



Henri Texier Hope 四重奏樂隊渾厚的低音若播鼓轟鳴，開幕現場吸引了眾多來自海內外的爵士樂迷。

OCT-LOFT 國際爵士音樂節已走到第六個年頭，主辦方以開放包容的心態，吸納各國各地優秀的音樂人。從本月8日起，直到本月23日，長達15天，共有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27支演出隊伍，60多位藝術家陸續登台獻藝。本屆爵士節的節目設置依舊體現了主辦方的多元口味。無論是剛入門的樂迷還是資深「玩家」，備受熱鬧歡快的「小清新」抑或是備受前衛實驗的「重口味」，都能在節目單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演出。僅有的兩個中國樂隊「紅領巾」、「名一無一虛」十分亮眼，他們將中國元素與爵士樂相結合，使得異國樂種在中國的土壤上有了新的生命。